

歌唱家喻宜萱在新疆

□罗绍文

国际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女士于1948年7月17日乘沪迪班机由兰州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举行独唱音乐会和旅游观光访问,直至月底由兰州返回汉口。在新疆的时间不长,但却是新疆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喻宜萱与张治中将军的交往

喻宜萱到兰州、迪化演出,是应西北文化建设协会理事长张治中将军之邀而来的。此时原西北行辕正拟改为西北长官公署,原行辕主任张治中任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自1945年9月开始接受和伊犁三区革命暴动一方会谈任务,于1946年组成了新的新疆省政府,张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但双方一直同床异梦,一年零一个月后的1947年8月,又陷入分裂。张治中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受到严重挫折。新疆人民、特别是迪化人民也和张治中一样,对此在心理上笼罩着一重痛苦和无奈的阴影。张治中为了排遣自己心理上的苦闷,也为了暂时化解新疆人民心理上的阴影,在1947年3月就邀请钢琴家吴乐懿、小提琴家马思宏、男高音黄源尹等到迪化演出。这次又邀请喻宜萱来迪化演出。张治中认为文艺,特别是音乐,是现代最好的精神食粮之一,它会给人带来乐趣和安慰。张治中初来新疆时,鉴于新疆各族人民富有音乐天才,就拟在迪化创办一个音乐研究院,曾拟请由美国回国不久时在成都金陵女子大学执教的喻宜萱来迪化主持音乐研究院,以发展新疆的音乐教育,灌输新音乐知识,唯当时喻宜萱无法脱身,使张的计划未能实现。1947年天山歌舞团出访南京等地,时喻宜萱在武汉,极望一睹新疆歌舞,当即和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联系,请张设法安排天山歌舞团去武汉访问。张曾满口答应,但最后因故未去武汉。此次张邀喻宜萱来迪化举办独唱音乐会,她也希望对新疆这个歌舞之乡的歌舞有所了解,特别是天山歌舞团不久前访问京、沪、杭、台等地的非凡影响,促使她欣然接受邀请访问迪化。

热烈欢迎歌唱家

时新疆因三区退出了新组织的省政府,反对麦斯武德任省主

席并要求撤销其他一些重要官员,使整个新疆局势处于动荡之中,各地时而发生流血惨案,人民无不担惊受怕,要求和平平静的生活不知何时能够实现,这是从1947年迪化“二·二五”流血事件以后一直未曾改变的心态。听说誉满中外的国际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访问迪化,竟也在人们苦闷的心中带来一点欢欣。

喻宜萱于7月17日上午9时许,偕国立政治大学特请为喻宜萱钢琴伴奏的毛宗杰教授乘沪迪班机由兰州抵达迪化机场。早在机场迎候的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常务理事刘孟纯及迪化各界代表列队迎接。刘孟纯与其热烈握手后,喻宜萱在穿过欢迎队列时,互致问候,情绪至为热烈,喻宜萱等被安排下榻与西大楼毗邻的新大楼。

火爆的演出

喻宜萱在迪化独唱音乐会的首场演出于7月20日下午在西大楼举行,招待在迪的党、政、军各界人士。是日,西大楼两边窗台上摆满了各种盆景,舞台前垂着鲜红红绒大幕。在演唱开始前早已客满,共计1600余人。9点30分,幕布一开,掌声立即响起,但见舞台上盆景堆满了乐坛,另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椅,别无他物。喻宜萱着白丝长旗袍,上缀红花,和钢琴伴奏毛宗杰教授微笑出场,掌声一阵紧一阵,形成雷动之势。她首先唱了六支外国著名歌曲:《哈利路亚》、《何处去》、《紫罗兰花》、《吻舞》、《珠宝歌》和《热烈的爱》。《哈利路亚》是德国作曲家亨德尔所作,是一首对上帝赞美的歌。歌声刚起,部分观众起立肃然,全场也跟着起立。史载亨德尔在写《哈利路亚》时,曾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我看到天堂了!”英皇乔治二世在《哈利路亚》首演时,曾感动得起立致敬。此后,凡演奏此曲时,观众都会很自然地肃立。迪化的观众在听到此曲时也肃立致敬,可见他(她)们对亨德尔有一些了解,都具有音乐方面的一些知识水平。之后,又唱了七支中国艺术歌曲:《牧羊恋》、《故乡》、《柳条儿长》、《思念曲》、《踏雪寻梅》、《日落西山》和《长城谣》。最后还唱了三支民谣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跑马溜溜的山上》和《小黄鹂鸟》。在整个演唱过程中,除中间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休息外,共唱了16支歌曲,每唱完一支歌后,总是掌声不断,“再来一个”的喊声不断,喻宜萱只得再唱一次。最后,观众不肯

散去。毛宗杰累得已离开了钢琴，喻宜萱则高唱“再会”、“再会”，观众才徐徐离场，渐渐散去。

7月23日，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招待友邦驻迪化人员的演唱会上，不太大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在每曲终了时，疯狂的掌声中还夹杂着“安可”的呼叫声。苏驻迪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和副总领事吴里马索夫也一再请求“再唱一个”。喻宜萱共加唱了四支歌曲，这才算基本上满足了洋朋友的要求。

最火爆、最能反映迪化广大人民情绪的演唱会，是喻宜萱于7月24日在西大楼最后的一次演唱会。此前，演唱会的入场券发放得十分有限，只有各行各业的一些头面人物才能得到，广大市民则与此无缘。为此，市民们纷纷致函政府能满足他们聆听喻宜萱演唱的迫切和强烈的要求。但因喻宜萱去欧洲考察音乐教育的日期迫近，在迪化不可能作较长时间的滞留，场地条件也不允许接待广大市民。经政府再三研究讨论，决定商请宣传委员会在和平广场（即今之人民广场）装设播音设备，以供广大市民在广场聆听。是日，和平广场四周装设了四具新型的播音设备。傍晚，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数以万计，情绪兴奋激昂。原定节目演唱完以后，雷动的掌声中，夹杂着“请唱《老天爷》”的呼声不绝于耳。虽不是原定节目，但喻宜萱还是答应了迪化市民的要求，演唱《老天爷》。《老天爷》本是明朝末年的一首民谣，是老百姓有感于当时统治层黑暗腐败，假借嘲骂老天爷怒斥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性民谣。歌词由明末清初的艾纳居士编入他著的《豆棚闲话》一书中，后由1938年移居美国的作曲家赵元任于1942年谱曲，首由男低音歌唱家李志曙的演唱而在国内广泛地传播开来，它发泄了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和怨尤。

喻宜萱唱得悠扬婉转，腔调柔美。在和平广场听唱的人群中也有会唱《老天爷》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以朴素自然或苍凉悲壮的声腔跟着歌唱。紧接着喻宜萱又加唱了一首法国作曲家福列的《月光》。

惜 别

喻宜萱在迪化所举办的独唱音乐会结束后，7月25日上午由市军政首长数人作陪游览了水磨沟风景区并野餐。26日又由刘孟纯等军政首长20余人陪同喻宜萱到向往已久的天池观光。历时三日，于29日返抵迪化，定30日拂晓搭沪迪班机东返。她来迪化之初，就曾表示希望能看到新疆的歌舞表演。此时已聚集在迪化的青年歌舞团的演员安排在29日晚为喻宜萱表演。喻宜萱不顾在天池三天观光的劳顿，连夜观赏新疆歌舞的演出。这是喻宜萱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新疆歌舞，她感到特别高兴。演出后，歌舞团还向喻宜萱和毛宗杰教授赠送维吾尔族精致的绣花帽各一顶。喻宜萱爱抚再三，戴上就不愿再摘下来。

当问及对新疆歌舞的印象时，她只对歌唱发表了一些意见。她

说：“我看过《天山之歌》和昨晚的歌舞表演，感到歌唱充满朝气，淋漓畅快，颇合节奏，歌唱天赋亦高，可惜没有以现代科学方法发音练唱。”她的这些意见，已和康巴尔汉等歌舞演员交换过。对当时新疆歌唱演艺界是非常重要的。

8月11日，喻宜萱离开迪化到武汉不几天，念念不忘新疆的歌舞，即给康巴尔汉来信，全文如下：

康巴尔汉女士：

此次西北之行，得缘分与女士相见，愉快之余，尤觉不胜荣幸。在迪化时，承你和你的先生驾临寄宿处，感何如之，复承以贵团歌舞殷殷招待，这种珍贵的友谊，我当永远珍贵着，我特地向你和你的先生及全体贵团团员致深深的谢意。

归途中曾在兰州逗留三日，张主任对贤伉俪颇表关怀，曾详询一切。关于筹设艺术学校事，已与张主任提及，他早有此意，只是经费问题（尚待解决）而已。只盼你这个计划能早日实现。新疆歌舞如能得着正式学校的训练，无疑义地更可发扬光大。我喜爱她那种生气充沛，愉快热烈的情绪，如能使她普遍发展，对于中国整个民族来讲，确是一剂宝贵仙丹，我希望当局们不断地提倡，更希望你不断来领导新疆歌舞步入一条光明的大道。

在本年春天，我侥幸得着联合国文教组织的一个奖学金，拟于不久后赴欧洲考察并观察西洋各国的音乐艺术。顷得巴黎的来电，约我于9月间去法国。但我想出国前先去北平、台湾等地举行音乐会，因此恐来不及按时出国。我还想多搜集一些各地的民歌，以便在国外介绍纯中国的歌曲。在迪化曾数次托人搜集新疆民歌，据贵团团员说，曾以歌谱数种交行轅何光奎先生转交本人，但一直未见交到，颇为遗憾。今特请你代为设法，赐寄新疆民歌歌曲，如能将其译成汉文，尤为欢迎。麻烦得很，先此道谢。

武汉天气闷热不已，更使我怀念迪化的凉爽和那里甜美的瓜果，尤其是那些富于感情而友善的人们，更有天山的雪和瑶池里的水，那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永志不忘，如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再来拜访你们。

这里附上小影一帧，敬赠贤伉俪，祈笑纳为感，敬祝

健康并问候

赖依慕先生安好。

管喻宜萱敬上 八月十一日

喻宜萱对新疆的歌舞念念不忘如此，企望新疆早日筹建艺术学校和提高新疆歌唱演艺水平的拳拳之心如此……

文内图片：1948年与张治中将军夫人（左）合影

罗绍文 新疆文联原文艺编辑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张宁）